

左傳輯釋

十九

123.65

Y611a



337712

左傳輯釋卷二十三

日南 安井衡 著

定公

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經元年春王公之始年而不書正月公即位

故衡案王三月當連書而杜棟注於王下近失體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

師晉執人于天子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書其執

不書所歸衡案稱人以執而名仲幾罪之也據傳庚寅裁仲幾不受功士伯怒執之以歸是庚

寅執之也長歷以庚寅為正月十六日昭三十二年十一月有己丑庚寅為己丑後六日則長歷雖不

中亦當不遠然則晉人執仲幾在正月而經書之三月者傳又云三月歸諸京師蓋晉人知以歸之非三

月歸諸京師然後以告諸侯故經書三月傳言三月歸諸京師者釋經所以書三月也

執仲幾于京師於文不得又言歸諸京師然夏六月則執即歸歸即執言執足矣故不復言歸耳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告於廟故書至戊辰公即位

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故詳而日之記事之

宜無義例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公在外薨故八

月乃葬九月大雩無傳過也衡案蓋旱也傳不言旱前數書旱義可推也

立煬官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

官書以譏之冬十月隕霜殺菽無傳周十月今八月

隕霜殺菽非常之災

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

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泣政泣臨也代天子大夫

為政顧炎武云此即上年南面之事而傳再書之者兩收而失刪其一也蓋周之正月為晉之

十一月而庚寅即己丑之明日士彌牟既已分役豈有遲之兩月而始裁宋仲幾乃不受功者乎且

此役三旬而畢矣王引之云昭三十二年傳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

泉尋盟且令城成周與此為一事不應已見於前

年冬十一月又見於前是年正月也以經考之仲孫

何忌會晉韓不信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昔人薛小邾人城成周書於昭三

十二年冬不書昭元年春則狄泉之會實在前

年而不在是年明晉語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莒

弘欲城成周為之告晉敬王十年魯昭三十二年

也下遂云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遂出于大陸焚而死則狄泉之會實在昭三十二年正與春秋經合然則昭三十二年傳載狄泉之會於冬十一月為得其實而定元年傳元年春正月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年時與月皆失其實矣元年傳又云庚寅裁昭三十二年傳冬十一月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

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書熊糧以令役於諸侯己丑正在庚寅之前一日蓋十一月十四日令役十五日遂設板築也若以庚寅我為正月十六日事則豈有自十一月己丑令役歷兩月之久而始設板築者哉衡案昭三十二年傳及此傳載城成周之事其所會之地同其事與言亦同故顧以為一事兩收而王則證之經文參之國語斷然以此傳為失其實矣今詳考傳文三十二年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者特傳城成周之令而已未即城也故傳云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令力呈反謂命之士彌牟營成周者營者表其位也既表其位因量度工役所須使諸侯大夫各知己所當築作歸率徒庸具材用再來京師以從事於工役也故下文承之曰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文書以授帥又曰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曰令曰命未嘗一言及裁築可見特以命城未即城也未即城而三十二年經書城成周者仲孫何忌歸以晉命告廟時公薨于乾侯定公未立無所稟命以告廟為重故經從而書之既已書之矣一事不當再書故此年役興經不復書之此理之最易

見者又何疑經不書於元年春哉凡周人言歲皆以夏正言昭公三十二年之十一月夏之九月定公元年之正月夏之十一月同在一年中故國語言是歲而韋昭以為定公元年其義精矣未足以為此傳失實之證也顧王皆以庚寅為己丑明日不知三十二年會於狄泉之大夫特聞徵會之命而來及既盟之後始知城成周徒庸未至材用未具而今日屬役賦文明日即使之裁慢令視成莫此為甚諸侯安能應其命哉且營成周據傳所載頗亦多端士彌牟雖才力絕倫恐非一日所能辨況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然後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亦當費一二日傳言己丑者特舉其始耳非謂一日了之而必謂以己丑明日裁其不通情勢亦甚矣二十五年傳稱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以此推之仲幾不受功乃宋國定論非一人私見也蓋仲幾受城周之命歸以告諸大夫諸大夫不可至此年春使仲幾再會于狄泉以防晉命故辨之疾持之堅且此役三旬而畢果以昭三十二年十一月城之諸侯之大夫當以是冬

歸國、晉人安得至三月執仲幾于京師也、傳又云、齊高張後、不從諸侯、若係三十二年之事、經當書齊人、或沒其人、不書、而顯然書高張、無所貶責、抑又何說也、庚寅在己丑後六十日、諸侯之大夫受令以歸、率役具材以來、容此日數、始能辨裁、益信庚寅為正月十六日、非十一月十五日也、以此數事推之、前年冬令之、至此年春城之、分明是兩事、傳各從實而書之、經則書令而不書事、一書義既明也、若夫魏舒兩奸位、而衛彪傒兩議之、死期已兆、觸處皆見、猶趙孟將死、衆人皆知而議之、不足怪、**衛彪傒**、衛大夫、曰、將建天子、立天子之居、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簡子**韓起孫不信也、**原壽過**周大夫、而田於**大陸**、**焚焉**、禹貢、大陸在鉅鹿北、嫌絕遠、疑此田

在汲郡吳澤荒蕪之地、火田、并見燒也、爾雅、廣平

曰**陸**、**還卒**於甯、甯今脩武縣、近吳澤、**范獻子**去其

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范獻子**代**魏子**為政、去

其**柏椁**、示貶之、**孟懿子**會城成周、不書、公未即位、

衡案、前年書城成周、故此不復書、**庚寅**、裁、裁設板築、**宋仲幾**不受

功、曰**滕薛邠**吾役也、欲使三國代宋受功役也、**邠**

小邾、衡案、宋本、淳熙本、翻宋經注本、役、薛宰曰、宋也、下有邠、小邾三字、今本多脫、**薛宰**曰、宋

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

文公為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曰、凡我同盟、各

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衡案、若、猶或也、**仲幾**曰、

踐土固然，固曰從舊。薛舊為宋役，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皇大也。奚仲為夏禹掌車服大夫，奚仲遷于邳，邳下邳縣。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仲幾奚仲之後，若服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承奉也？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言居周世，不得以夏殷為舊。衡案：物猶禮也。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言范獻子新為政，未習故事。衡案：凡掌一事，皆謂之政。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之屬，皆是也。韓不信新為卿，代魏舒掌城成周之事，故云晉之從政者新政，謂城周之事，非國政也。若指范獻子獻子時在國，不得言歸視諸故府矣。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求

故事，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山川鬼神盟所告，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典籍故事，人所知也。宋徵於鬼，取證於鬼神，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開寵過分，則納受侵侮，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知以歸不可，故復歸之。京師，衡案：仲幾不受功而執之，則執之蓋在正月矣。而經書之三月者，貶晉以歸，且以正仲幾之罪也。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後期不及諸侯之役。衡案：昭三十二年，狄泉之會，經書高張是張未嘗後期也。而此傳云高張後不從諸侯，以此推之，往年令役，而今年就功，益明以顧王之精於稽古。

不能據此傳以定兩會之各為一事何也晉女叔寬曰周襄弘齊高張

皆將不免叔寬女寬也襄叔違天高子違人天既

厭周德襄弘欲遷都以延其祚故曰違天諸侯相

帥以崇天子而高子後期故曰違人衡案叔本或作弘非天

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奸也為哀三年

周人殺襄弘六年高張來奔起夏叔孫成子逆公

之喪于乾侯成子叔孫婣之子季孫曰子家子亟

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

之且聽命焉衆事皆諮問子家子子家子不見叔

孫易幾而哭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

同會衡案幾與期通詩云卜爾百福如幾如式疏釋幾為期節是也朝夕哭有定期子家羈不

欲見叔孫故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

得見而從君以出出時成子未為卿君不命而薨

羈不敢見言未受昭公之命託辭以距叔孫叔孫

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二子始

謀逐季氏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宋昭

公弟定公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

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

使不敢以告不敢叔孫成子名對曰若立君則有

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

出者入可也貌出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實怨案

貌猶禮也貌出謂禮公以出無忠誠之心者寇而出者行可也與季氏

為寇讎者自可去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君昭公

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墜公子宋先入

衛案蓋叔孫傳季氏欲立宋之意故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墜反出奔六

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諸侯薨五

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癸亥昭公喪至五日殯於

官定公乃即位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闕魯

羣公墓所在也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兆域不使

與先君同正義闕是先公葬地春秋言氏猶言家故謂公之墓地為公氏言是公死之家

宅也榮駕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駕鸞

魯大夫榮成伯也旌章也衛案駕本或作鴛錢大

借同音則駕亦通也阮元云作鴛與葉抄釋文命按說文無鴛字今從石經淳熙本岳本旌表也自

表明不忠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

鸞曰吾欲為君諡使子孫知之為惡諡對曰生弗

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衛案言自信惡

君之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

寇也溝而合諸墓明臣無貶君之義衛案魯侯墓

限之季氏欲葬昭公於兆中而溝絕之榮駕鸞諫乃葬之溝外孔子又溝於其外使昭公與羣公同

兆故同一溝也而季氏離之孔子合之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

九月立煬宮平子逐君懼而請禱於煬公昭公死

於外自以為獲福故立其宮衡案煬公伯禽之子也魯先公多矣必禱

于煬公者煬公以弟繼兄季氏欲廢昭公子以立其弟故禱之耳立煬宮傳不言非禮者義可知也

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簡公周卿士遠

人異族也為明年鞏氏賊簡公張本

經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無傳

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秋楚人伐吳

囊瓦稱人見誘以敗軍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無

傳

傳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傳言

棄親用疎所以敗也桐叛楚桐小國廬江舒縣西

南有桐鄉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舒鳩楚屬國曰

以師臨我教舒鳩誘楚使以師臨吳我伐桐為我

使之無忌吳伐桐也偽若畏楚師之臨己而為伐

其叛國以取媚者也欲使楚不忌吳所謂多方以

誤之衡案曰以下吳子命舒鳩氏之言非使舒鳩氏誘楚之詞或解我為舒鳩自我是以曰以下為舒鳩誘楚之詞不與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

章從舒鳩言吳人見舟于豫章偽將為楚伐桐而

潛師于巢實欲以擊楚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

敗之楚不忌故衡案料奇兵到巢變所見之舟師以軍楚師也遂圍巢克

敗之楚不忌故衡案料奇兵到巢變所見之舟師以軍楚師也遂圍巢克

之獲楚公子繁，繁守巢大夫。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射，姑邾大夫出辟酒，闔乙肉焉，奪之杖以敵之，奪闔杖以敵闔頭也。為明年邾子卒傳。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無傳。正義三傳皆無其說

不知何故乃復，賈逵云：刺緩朝見辭失所，不諱。罪己，賈雖為此解於傳，無文不可從。故杜不言。二月

辛卯，邾子穿卒，再同盟。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六月，乃葬。緩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地闕。

傳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門上有臺。衡案四方

而高曰：臺門上恐不得有臺，蓋門臺即觀臺也。禮天子諸侯臺門，門左右地高架屋於其上，謂之臺門。兩觀起於上，故又名觀臺。傳五年公遂臨廷闈，登觀臺以望而書是也。互詳於僖五年。

以餅水沃廷。衡案：廷朝也。諸侯三門，唯雉門有觀臺，內為治朝，外為外朝。此廷蓋謂外朝。

朝邾子望見之，怒，闔曰：夷射姑旋焉，旋小便，命執之。見其不繫，執射姑，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

炭，炭，廢隋也。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欲藏中之繫，故先內車及殉，別為便房，蓋其遺命。莊公下

急而好繫，故及是下蹠疾也。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平中，晉地。獲晉觀虎恃其勇也。為五年

士鞅圍鮮虞，張本。冬盟于郟。郟，即拔也。脩邾好也。公即位，故脩好。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佩，佩玉也。

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

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

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成公唐惠侯之後肅

爽駿馬名

正義爽或作霜賈逵云色如霜純馬融說肅爽雁也其羽如練高首而脩頸馬

似之惠士奇云當用賈逵注載見正義漢注多舊典遺言杜預盡去之而益以臆說正義所載者千

百之十而已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

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

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竊馬者自拘曰君以弄馬

之故隱君身隱憂約也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

償馬必如之相助也夫人謂養馬者唐侯曰寡人

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

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

久也官不共也言楚所以禮遣蔡侯之物不共備

故明日禮不畢將死遣蔡侯之禮蔡侯歸及漢執

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自誓言

若復渡漢當受禍明如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

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為明年會召陵

張本

經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無傳未同盟而赴

以名癸巳正月七日書二月從赴衡案杜以癸巳為

置閏於歲終而杜改置之此年十月是以違一月耳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

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於召陵
先行會禮入楚竟故書侵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
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召陵會劉子諸侯總言之也繁昌縣東南有城皐亭
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杞伯成卒于會無傳六月葬
陳惠公無傳許遷于容城無傳秋七月公至自會無
傳劉卷卒無傳即劉蚘也劉子奉命出盟召陵死則
天王為告同盟故不具爵葬紀悼公無傳楚人圍蔡
不服故也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無傳孔圉孔

羈孫士鞅即范鞅葬劉文公無傳冬十有一月庚午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師能左右
之曰以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吳為蔡討楚從蔡計
謀故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囊瓦稱人貪以
致敗不能死難罪賤之柏舉楚地昭三十一年傳曰
六年十二月庚辰吳其入郢今以十一月者并數閏
正義長歷推此年閏十月庚辰又是十一月二十九
日其月垂盡并數閏得為十二月也衡案五年三月
辛亥朔據此上推大小相間此年十二月晦為辛亥
庚辰在辛亥前三十日則庚辰十一月晦也及云者
追及前人也庚辰為十一月晦則亦是追及十二月
故云六年及此月也史墨之言不違毫厘杜解及此
月為十二月楚囊瓦出奔鄭書名惡之庚辰吳入郢
所以費解也

弗地曰入吳不稱子史略文正義公羊穀梁以為吳於戰稱子為其憂中國

故進而稱爵及其入郢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大夫室及為夷狄之行故貶而稱吳左氏無此義故杜顯

而異之衡案傳云庚辰吳入郢舉經文也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官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

入之釋經所以不稱爵也左氏義與公穀同但其釋經例以序事故杜孔不曉耳

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文公王官伯也晉人假王命以討楚之久留蔡侯

故曰文公合諸侯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

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

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中山鮮虞棄盟

取怨無損於楚晉楚同盟伐之為取怨而失中山

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晉敗

楚侵方城在襄十六年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

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析羽為旌王者遊車之所

建鄭私有之因謂之羽旄借觀之正義計羽旄所用其費無多晉

人自應有之而襄十四年范宣子假羽旄於齊此又假羽旄於鄭者或當制作巧異故聞而借觀之

衡案羽旄唯見於此及襄二十五年傳他書無所見而晉人皆假之則其制必有異明堂位有虞氏

之旂夏后氏之綏注云綏當為綏讀如冠鞋之綦有虞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綏為

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疏云但注旄竿首未

有旄參此下文云明日或旄以會旄即旄也無旄

蓋亦無參然則羽旄倣有虞氏之綏為之唯注羽旄於竿首不旄旄參故名羽旄與當時旄牛尾希

與此為一物之名者別周禮春官司常云旂車載旌杜解羽旄為旌故云王者遊車之所建然司常又云凡軍事建旌旗則旌所建不止遊車也明日或旆以會或賤者也

繼旄曰旆令賤人施其旆執以從會示卑鄭晉於

是乎失諸侯傳言晉無禮所以遂弱將會衛子行

敬子言於靈公子行敬子衛大夫曰會同難難得

宜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嘖至也煩言忿爭陸祭云管子嘖

室之議房玄齡云謂議論者言語謹嘖荀子嘖然而不類楊倞曰嘖爭言也此嘖有煩言若曰嘖然

有煩亂忿其使祝佗從祝佗大祝子魚阮元云詩爭之言耳

書舜典正義論語疏引傳並作祝公曰善乃使子

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

刑書若又共二共二職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

常隸也隸賤臣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

社稷動謂國遷正義劉炫以社稷動謂軍行衡案下文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

以從劉君以軍行祓社釁鼓師出先有事祓禱於說是也

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鞀為釁鼓祝奉

以從奉社主也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謂朝會

君行師從二千五百人卿行旅從五百人臣無事

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盟將長蔡於衛欲令蔡先

衛敵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

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

也。蔡叔周公兄，康叔周公弟。正義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如彼文，則蔡叔周公弟也。今以蔡叔為周公兄者，以魯二十四年，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為次，賈逵等皆言蔡叔周公兄，故杜從之。衡案：長弘欲以始祖長幼序國，蔡叔果周公之兄，當長蔡於魯，而今獨長於衛，則未嘗以蔡叔為周公兄也。富辰先言管蔡，後言魯衛者，蓋管蔡一類，魯衛亦一類，周人語古者，恒並稱之，故富辰亦先言管蔡耳，非以蔡叔為周公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也。於周為睦，睦親厚也。以盛德見親厚，分魯公以大路，大路大旂，魯公伯禽也。此大路金

路，錫同姓諸侯車也。交龍為旂，周禮同姓以封，夏

后氏之璜，璜美玉名，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也。

繁弱大弓名，惠棟云：鄭康成曰：封父國之名，荀卿子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馬宗璉

云：宰相世系云：封氏出自姜姓，至夏后氏之世，封氏列為諸侯，汴州封丘有封父亭，即封父所都。高誘曰：繁弱良弓所出地也。因為弓名。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

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

醜。醜，衆也。衡案：宗氏小宗也，別族宗小宗者，類醜其徒屬也。以法則周公

用，即命于周，即就也。使六族就周，受周公之法，制

是使之職事于魯，共魯公之職事。衡案：職主也。以昭周

公之明德，昭顯也。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

釋文、陪本亦作倍、陳樹華云、說文培字、注云、培敦土田山川也、从土音聲、則培乃陪本字、作倍非也、衡案、土田至彝器、皆物名、解陪敦為增厚、不倫、說文、陪作培、則敦亦當讀為墩、平地有堆曰墩、培小阜也、故傳與、**祝宗卜史大祝宗人太卜大史凡四土田對舉耳、**

官備物典策典策春秋之制、正義、服虔云、備物國

國君威儀之物、若今繳扇之屬、備賜、魯也、衡案、典策謂凡古典史策、備物當以服說為正、服古作備、

與備字相似、王引之、**官司彝器、**官司百官也、彝器

常用器、正義、官司彝器謂百官常用之器、蓋罍壘

有定制、不須別賜之、故正義釋為百官常用之器、然土田陪敦以下、或一字一物、或二字一物、未有

以四字為一物者、則其說非也、蓋官司與祝宗卜

史一例、伯禽新國於曲阜、其臣未多、故分堪百官

有司之任者、以賜之耳、**因商奄之民、**商奄國名也、

與四國流言、或迸散在魯、皆令即屬魯懷柔之、正義、詩稱四國流言、毛傳、以四國為管蔡商奄、則商奄各自為國、奄則此奄是也、馬宗建云、案郡國志、魯國是曲阜、本商奄之民所居、淮夷近魯、鄭書序注云、奄在淮夷之旁、即商奄在魯國之證、奄本殷諸侯、故曰商奄、說文、郟國在魯、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衡案、奄馬說是也、但言奄本殷諸侯、故曰商奄、則未是、不期會孟津者八百、皆本殷諸侯、亦可皆冠以商邪、不思甚矣、今案、魯西與衛鄰、衛未必盡得紂畿內之地、則魯國西境亦得紂畿內之地、下文云、皆啓以商政、以此、故言因商奄之民耳、

命以伯禽、伯禽周公世子、時周公唯遣伯禽之國、故皆以付伯禽、正義、劉炫云、伯禽猶下命以康誥、是伯禽為命書、似書序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即以君牙為篇

與此同也、惠棟云、伯禽唐誥百篇不載、封伯禽事

別見洛誥、唐叔有、**而封於少暉之虛、**少暉虛曲阜歸禾、故皆不載也、

也。在魯城內，分康叔、康叔衛之祖，以大路、少帛、績

棨、旃、旌、少帛、雜帛也。績，棨大赤，取漆草名也。通帛

為旃，析羽為旌。正義：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大赤

赤之草，棨即旆也。阮元云：說文：績，赤繒也。是績為

正字。王引之云：少帛蓋即小白。逸周書：克殷篇：縣

諸小白，孔晁注曰：小白，旗名。齊桓公名小白，蓋以

旗為名。少與小，帛與白，古字並通。衛案：密須之鼓

文王伐密所獲，以此例之。小白必武。大呂，鐘名。殷

王所縣紂頭，王讀少帛為小白是也。大呂，鐘名。殷

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

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甫田之北。竟畛，塗所經也。

略界也。武父，衛北界。圃田，鄭數名。正義：周禮：遂人

深四尺，溝上有畛，容大車，衛案：取於有閭之土，以

畛亦界也。封畛謂封而界之。

共王職，有閭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取於相土

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為湯沐邑，王東巡守以助

祭泰山。馬宗璉云：詩：相土烈烈，鄭箋云：相土，居夏

侯，此相土之東都。蓋相土出長諸侯之地。襄九年

傳：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竹書紀

年：相土遷商丘，是東都即商丘也。聘季授土，聘季周公弟司空陶

叔授民。陶叔，司徒。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康誥周

書：殷虛朝歌也。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皆魯衛也。啓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開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衛案：民安所習，不變其俗，政易成。紂畿內之地，益明疆杜，訓疆理。然則下文疆以周索，亦以我法疆理土地邪？恐非聖人以夏變夷之

道竊謂疆謂為之封疆殷封諸侯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變其法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了二百里男百里但以理勢言之舊諸侯無功者不可盡增其地姑仍舊制其懿親元功新封者則皆以周法疆以周索蓋謂此也唯然故子產孟子論諸侯之地皆曰方百里蓋以殷法言之也視鮑欲明其尚德故曰疆以周索戎地多荒少墾以封諸侯疆土不得不廣故又建一法以均穀土謂之戎索是以邊遠之國其地必廣此雖無據亦理之可推者也

分唐叔唐叔晉之祖以大路密須之鼓密須國名闕鞏甲名

沽洗鐘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正義懷姓居在晉地而不

言殷民知是唐之餘民也言懷姓九宗則皆姓懷矣知一姓而有九族也劉炫云職主也正長也主官事者有五長分五宗為五官使主之此九宗蓋宗有一人數少者當宗不足立官并之為五使五

官領九宗或以為於懷姓之內立五正使分主九宗衡案隱六年傳曰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是五正九宗之長蓋懷姓世置五長以分治之成王不獨分九宗并其官賜之故曰職官五正

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唐誥誥命篇名也夏虛大夏

今大原晉陽也

啓以夏政亦因夏風俗開用其政

疆以戎索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故自以戎

法衡案狄之曠莫萊多而田少封土不廣不足以共王職故邊竟之國其土必大於爵成王封唐

叔亦從是法故曰疆以戎索也

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

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

不尚年也管蔡啓商甚間王室甚毒也周公攝政

管叔蔡叔開道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王引之云甚之言甚

基謀也、問犯也、謂謀犯王室也、爾雅曰、基謀也、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維鄭注以基為謀、是也、廣韻、基教也、一曰、謀也、訓基為教、本於宣十二年傳、楚人基之、脫扁注、訓基為謀、疑即此傳舊注也、玉篇、謀謀也、廣韻、誓謀也、謀基並字異而義同、王於是乎殺管叔而

蔡蔡叔

周公稱王命以討二叔蔡放也

釋文、蔡蔡叔、上素達

反、以車七乘、徒七十人、與蔡叔車徒而放之、其子

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為周公臣

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命為蔡侯、其命書云、王曰、胡

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胡蔡仲名、若之何、其使蔡

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

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管叔、鮮

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

正義、史記云、聃季載、杜云、毛叔

聃、又不數叔、振鐸者、杜以振鐸非周公同母故、不

數之、或杜別有所見、不以管蔡世家為說、陸祭云、

逸周書及史記皆云、毛叔名鄭、此作聃、誤也、且聃

季是毛叔弟、何容乃取兄名為封國之號、斯必不

然矣、陶淵明集聖賢羣輔錄、作毛叔圉、李淳云、杜

蓋據僖二十四年文昭之名、以為此皆大姒子也、

然案書顧命、有毛公固、以大傅兼司空者、非無官

也、故王肅謂畢毛皆文王庶子、史記管蔡世家、有

曹叔、無毛叔、以無官之說案之、則史記為長、蓋無

官者、不為王朝之官也、杜謂曹與周公異母者、以

上言五叔無官、下又獨提曹說也、不知上言五叔

乃有官、無官之異、下言伯甸、乃封爵、尊卑之異、豈

相妨、**曹文之昭也、**文王子與周公異母、**晉武之穆也、**武王子、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以伯爵居甸服、言小、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

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踐土召陵二會

經書蔡在衛上霸住以國大小之序也子魚所言

盟歃之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文公魯申僖公

衛武叔武蔡甲午莊公鄭捷文公齊潘昭公宋王

臣成公昔期茲丕公也齊序鄭下周之宗盟異姓

為後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略

道也衡案略界也故云復此時周衰甚文武之境

不可得而復故杜解略為道陸祭釋為法度

然葦弘欲必興周當時之人以為違天祝而不正

其德將如之何葦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

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太叔未至而卒晉趙

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在昭二十五年夫

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

敖禮無驕能以能驕人無復怒復重也無謀非德

非所謀也無犯非義傳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

興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

楚為沈故圍蔡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

宛也在昭二十七年伯氏之族出郤宛黨伯州犂

之孫詬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

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

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唐侯不書兵屬於吳

蔡舍舟于淮汭，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自豫

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左司馬戍謂子

常曰：子汭漢而與之上下，汭緣也，緣漢上下，遮使

勿渡，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人毀吳所

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之隘道，惠棟云：冥

阨九塞之一，高誘曰：在楚，史記蘇秦傳云：塞郢阨，徐廣曰：郢江夏郢縣，棟謂郢阨即冥阨也，墨子非

攻篇曰：吳闞閭次注林，出於冥阨之徑，戰於柏舉，中楚國而朝，當子常不順司馬之計，濟漢轉戰，至

於柏舉，其時吳既出隘而西，楚事不可為矣。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

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黑楚武城

大夫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用軍器，不可久也，不

如速戰，衡案：體氣透革則柔軟，不堪用，故革不可久也。史皇謂子常：楚人

惡子而好司馬，史皇楚大夫，司馬沈尹戌，若司馬

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道之總名，衡案

三隘道蓋在方城，故總稱城口。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

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禹貢漢水至大別

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三戰，子常知不可

欲奔，知吳不可勝，史皇曰：安求其事，求知政事，難

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

以克吳，可以免貪賄致寇之罪，衡案：言一死可以償罪，此時吳勢張

甚，雖史皇亦知其不可克矣，下文以其乘廣死，自踐其言也，說解也。十一月庚午，二

師陳于柏舉，經所以書戰，二師吳楚師，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瓦子常名，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以戰死。衡案：知勸子常，背司馬而速戰之非，故死以償罪也。吳從楚師，及清發，清發水名，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

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澁。五戰及郢，奔食，食者走，不陳，故不在

戰數。正義傳例皆陳曰戰，林堯叟云：楚走不暇食，故吳人食其食，而又從之。陸祭云：清發之戰，半濟而擊之，則亦非皆陳而戰矣。何得數之為五也？蓋自小別至大別三戰，自柏舉至此又五戰，則雍澁亦在其數。但傳文高簡，舉其大略耳。衡案：林讀奔字句絕，是也。為如殺雞為黍之為，為食謂炊飯，楚人炊飯正熟，而吳人追及之，楚人駭，不食而奔，故吳人食其飯，而又從之也。皆陳曰戰，經例也。傳自為文，則凡兵合皆謂之戰矣。三戰數往，故曰濟漢而陳，自小別至大別三戰，其戰不足記，故特舉其數，以示破竹之勢耳。五戰數來，故曰五戰至郢。然則此五戰在雍澁之後，其戰不足記，故傳亦以五戰總之。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睢水出新城，冒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是楚

王西走釋文世族譜季芊界我皆平王女也服云

界我季芊之字，雖音七餘反，顧炎武云，下文但言季芊者，界我無事可記，世族譜以為二人，是

也。季芊云，鍾建負我，以一負之故，必欲適之，其貞可知矣。女子二十，雖未許嫁，亦笄而字，蓋季芊年

二十無嫁端，故笄而字耳，非許嫁而夫死也。正義云，夫死而改，鍾建非也。

適鍾建，非也。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

吳師，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庚辰，吳入

郢，以班處宮，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林堯叟云，以尊卑班

次，處楚王君臣之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子山吳王子，夫槩王

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入令尹官也。言吳無禮，所以不能遂克。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息，汝南

新息也。聞楚敗，故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司馬先敗

吳師，而身被創。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焉。司馬

嘗在吳，為闔廬臣，是以今恥於見禽。謂其臣曰：誰

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

可哉！失不知子賢。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

卑布裳，剄而裹之。司馬已死，剄取其首。衡案：司馬云吾不可

用也。已，是尚未死也。唯尚未死，故布裳於前而剄之首墜裳上，乃從而裹之也。若已死，必仆在地上

當剄而裹之，不必先布裳於地。此亦可以見其未死矣。未死而剄之者，司馬重傷，不可用，恐其為敵

所獲，故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傳言司馬之忠壯。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

夢、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鄆、鍾建負季芊以從、鍾建楚大夫、由于徐蘇而從、以背受戈、故當時悶絕、鄆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蔓成然之子鬬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詩大雅、言仲山甫不辟彊陵弱、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弑君罪應滅宗、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

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竄匿也、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弊天衷、弊成也、陸繁云、傳二十八年、皆弊王室、注弊助也、衡案、弊說文作、狀、云喉犬厲之也、集韻訓勸勉是也、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宮也、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子期、昭王兄公子結也、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一

人楚王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鳩安集也

鑣金初官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要言無以楚

王與吳并欲脫子期衡案鑣本或作鑣今從足利本右經王使見王

喜其意欲引見之以比王臣且欲使盟隨人辭曰

不敢以約為利此約謂要言也此一時之事非為

德舉故辭不敢見亦不肯為盟主陸祭云此約與上乘人之約義

同謂不敢乘君父困約之時以為利也衡案辭辭見王也曰以下自述其辭見之意陸解約為困約

是也杜以曰以下為辭見之詞故解上句云欲使盟隨人解此句云亦不肯為盟主然傳直言使見而已未嘗及盟約蓋杜見下文言盟謂鑣金辭盟

乃使子期盟不知割子期之心特取其血而已至盟王自為之不始使臣下盟也

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當心

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包

胥楚大夫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

也衡案史記作覆林堯叟云復與覆同下文申包胥曰我必能興之復與興對讀為覆是也申

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

申包胥如秦乞師衡案戰國策說此事曰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楚師入郢楚師入郢

蘇贏糧潛行上崢山踰深溪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

無入口焚冒楚武王之兄史記作蚡冒勃蘇即包胥蓋包胥出於蚡冒故戰國策謂之焚冒勃蘇而

服虔注左氏亦曰王孫包胥也傳稱曰吳為封豕

長蛇以荐食上國荐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虐始

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

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吳有楚則與秦鄰

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分楚地若楚之

遂亡君之士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撫存恤

也衡案靈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

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

也陸粲云伏隱也諫言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

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

之賦無衣詩秦風取其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

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九頓首而坐無衣三章

章三頓首秦師乃出為明年包胥以秦師至張本

經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無傳夏歸粟于

蔡蔡為楚所圍飢乏故魯歸之粟於越入吳於發聲

也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無傳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傳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因楚亂也終閔馬父

之言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亟急也越入吳

吳在楚也六月季平子行東野東野季氏邑還未

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璵璠美玉君所

佩正義案說文云璵璠魯之寶玉璵璠是一玉惠棟云案說文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與若

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仲梁懷弗與懷亦一則乎勝明是兩玉正義非也

季氏家臣曰改步改玉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

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

璵璠陸祭云周語晉文公請隧王弗許曰改行改

言服其服則行其禮晉侯尚在臣位不宜有隧也

今仲梁懷之言亦此意若曰季孫人臣未改君步

則不宜改玉矣杜謂季孫前此嘗佩璵璠祭宗廟未必然也陽虎欲逐之告公

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不狃季氏臣

費宰子洩也為君不欲使僭既葬桓子行東野桓

子意如子季孫斯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

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懷時從桓子行輕

慢子洩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行逐懷也為下

陽虎囚桓子起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

車五百乘以救楚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子蒲

曰吾未知吳道道猶法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

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稷沂皆楚地吳人獲

遠射於柏舉遠射楚大夫其子帥奔徒奔徒楚散

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楚地秋七月子期子

蒲滅唐從吳伐楚故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

王戰而敗自立為吳王號夫槩奔楚為堂谿氏傳

終言之惠棟云王符云堂谿谿名在西平司馬彪

棠古字通吳師敗楚師于雍滋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

麋、麋地名。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

能收，又焚之，不可。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麋中，言

不可并焚。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

舊祀。楚吳復楚，則祭祀不廢。豈憚焚之，衡案言死者可

豈憚見焚哉。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塔之谿。

楚地名。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與罷，闔與罷請

先遂逃歸。輿罷楚大夫，請先至吳而逃歸。言吳唯

得楚一大夫，復失之，所以不克。葉公諸梁之弟后

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

葉公子高也。吳入楚，獲后臧之母。楚定臧棄母而

歸。葉公終不正視，不義之。馬宗璉云：沈尹戌曾為闔廬臣，故諸梁之母在

吳是諸梁為沈尹戌子審矣。王符潛夫論以諸梁為戌之第三弟，高誘以沈諸梁為葉公子高之父，

皆不若傳文足據。元凱注為精確矣。衡案：沈尹戌初臣闔廬，其妻蓋吳女，故吳之入楚，其親挈之以

歸，而后臧從之。甲非俘囚也。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

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也。陽虎欲為亂，恐二子不

從，故囚之。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藐

季氏族。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魯南城門，庚寅

大誚，逐公父獸。及秦遄，皆奔齊。獸，即文伯也。秦遄

平子姑壻也。傳言季氏之亂，釋文：獸，昌欲反。楚子入于郢

吳師已歸，初鬪。辛聞吳人之爭官也，曰：吾聞之不

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曰：江

夏竟陵縣西有白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藍尹亶涉其帑，亶楚大夫，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寧安

定也。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惡過也。王賞鬬辛。王孫

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主孫賈、宋木、鬬懷、九子皆從。王有大功者，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謀

弑王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終從其兄，免王大難。是大德。陸祭云：尋傳所記鬬懷，但有弑君之謀，曾無從王之績。昭王此意當是以其兄

鬬辛之故，若曰以兄之德滅弟之怨耳。馬宗璉云：觀辛巢以王奔隨，則懷猶欲殺王也。衡索陸馬是也。但懷之欲殺王，意在報父讎。申包胥曰：吾為君非謀奪其國，昭王所以滅怨也。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

為諸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欲無厭。平王殺之。在昭十四年，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

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司樂大夫。馬宗璉云：鍾儀世為伶人，鍾氏之族，蓋世掌樂官，故鍾建

亦為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脾洩楚邑也。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僞為王車服

立國脾洩，以保安道路。人聞王所在，而後從。王

使由于城麋於麋築城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
子西曰不能如辭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城不知
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
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
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傳言昭王所以復國有賢臣也晉士鞅圍鮮虞報
觀虎之敗也三年鮮虞獲晉觀虎

經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
歸游速大叔子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無傳夏季
孫斯仲孫何忌如晉惠棟云賈逵曰公羊曰仲孫何
忌公羊疏云賈經無何字案下

經云仲孫忌當無何字衡案仲孫何忌昭三十二年
始見於經自是厥後定三年八年十年十二年哀元
年二年三年六年十四年皆書何忌唯此
下經無何字故杜彼注以為闕文是也秋晉人執
宋行人樂祁犁稱行人言非其罪冬城中城無傳公

為晉侵鄭故懼而城之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無
傳何忌不言何史闕文鄆貳於齊故圍之

傳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二月公侵鄭取匡為
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胥靡周地也周儋翩因鄭人
以作亂鄭為之伐胥靡故晉使魯討之匡鄭地取
匡不書歸之晉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
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於

鄰國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彌子瑕衛
 嬖大夫公叔文子老矣文子公叔發輦而如公曰
 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
 衛文公之鼎成之昭兆寶龜定之鑿鑑鑿帶而以
 鏡為飾也今西方羗胡猶然古之遺服苟可以納
 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
 以為之質為質求納魯昭公此羣臣之所聞也今
 將以小忿蒙舊德蒙覆也無乃不可乎大妣之子
 大妣文王妃唯周公康叔為相時也而效小人以
 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

之若何乃止止不伐魯師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
 也獻此春取匡之俘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
 之幣虎欲困辱三桓并求媚於晉故強使正卿報
 晉夫人之聘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設禮明
 經所以不備書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
 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
 有如先君稱先君以徵其言若欲使晉必厚待之
 邵寶云孟孫何為而遽誓哉見虎有不容之勢焉
 有不可言之惡焉而已有不得已之情焉欲晉君
 臣於言外得之而預圖所以待之也凡誓辭曰有
 如日有如河有如先君云者若謂苟不如此將如
 日何如河何如先君何若謂其神臨之必降之禍
 也此所謂彊為之請以取入焉者也顧炎武云恐

晉陰厚之、故為此言、衡案、范鞅賄、孟孫恐其取貨於虎而助之、故言虎必不容於魯、以預防之耳、其言若厚虎、實欲使鞅知魯人患苦之、若厚之、將取其怨也、故獻子曰、魯人患陽虎矣、有如先君者、凡盟誓之言、必質之鬼神、質之日者、曰有、如日、質之河者、曰有、如河、質之先君者、曰有、如先君、言若背所盟誓、其神罰之、如所質也、此未必質諸先君、然已為盟誓之套語、言有如先君、其意自通也、邵釋如為、如、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擇得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欲令晉人聞虎當逃走、故強設請託之辭、因此言以入晉、令晉素知之、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終纍闔廬子、夫差兄、舟師水戰、獲潘子臣、小惟子、二子

楚舟師之帥、惠棟云、呂覽云、小惟子、阮元云、北宋刻釋文惟作惟、云本又作惟、衡案、作

惟是也、但石經以下、並作惟、姑依今本、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

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陸師、陸軍、正義、南人謂陸為陵、此時

猶然、阮元云、襄四年傳、作繁陽、馬宗璉云、郡國志、汝南宋公國有繁陽亭、令尹子西喜、

曰、乃今可為矣、言知懼而後可治、於是乎、遷郢於

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傳言楚賴子西以安、周

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儋翩

子朝餘黨、鄭於是乎、伐馮滑、晉靡盬、狐人闕外、

鄭伐周六邑、在魯伐鄭取匡前、於此見者、為成周

起也、陽城縣西南有負黍亭、六月、晉閻沒戍周、且

城胥靡為下天王出居姑蘇起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請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以與公言告之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而行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溷樂祁子也見於君立以為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楮六十於簡子楊木名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楮賈禍弗可為也已知范氏必怨將得禍然

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以其為國死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獻子怒祁比趙氏經所以稱行人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傳言三桓微陪臣專

政為八年陽虎作亂起馬宗連云禮記正義云魯

亳社西有國社衡案魯三門外曰庫門中曰雉門內曰路門又三朝燕朝在路門內治朝在雉門內

外朝在庫門內周禮小宗伯職右社稷左宗廟鄭注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周社即魯社以下言

亳社故謂之周社耳閔二年傳成季之將生也卜楚丘之父卜之曰間於兩社為公室輔兩社謂周

社亳社則二社皆在庫門內特分東西而已凡國有大事諮於國人致之外朝亳社在外朝故盟國

人於亳社也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猶姑猶周地辟僖

翏之亂也為明年軍劉逆王起

經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衛地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稱行人非使人之罪

齊侯衛侯盟于沙結叛晉也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

亭大雩無傳過也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夏國佐孫

九月大雩無傳過也正義賈逵云旱也衡案秋大雩至九月又大雩為旱雩可知矣

凡秋雩皆旱也其非旱者傳必釋之餘則否以其可推知也冬十月

傳七年春二月周僖翏入于儀栗以叛儀栗周邑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鄆陽關皆魯邑

中貳於齊齊今歸之不書虎專之夏四月單武公

穆公子劉桓公文公子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黨

僖翏共為亂也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徵

召也衛侯欲叛晉屬齊鄭也諸大夫不可使北宮

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欲以齊師懼

諸大夫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即沙也為明年涉

佗按衛侯手起齊國夏伐我齊叛晉故陽虎御季

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處父孟氏家臣成宰公

斂陽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墮毀其

軍以誘敵而設伏兵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而

女也

正義女必死處父欲自殺之

皆夷曰虎陷二子於難皆夷

季氏家臣二子季孟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

還不敗傳言陪臣強能自相制季孟不敢有心冬

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慶氏守姑蘓

大夫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己巳十二月

五日有日無月館于公族黨氏黨氏周大夫而後

朝于莊宮莊王廟也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報前年伐我西鄙公至自

侵齊無傳二月公侵齊未得志故三月公至自侵齊

無傳曹伯露卒無傳四年盟臯鼬夏齊國夏帥師伐

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瓦衛地將來救魯公逆會之

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公至自瓦無傳秋七月戊辰

陳侯柳卒無傳四年盟臯鼬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

衛兩事故曰遂葬曹靖公無傳九月葬陳懷公無傳

三月而葬速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

伯盟于曲濮無傳結叛晉曲濮衛地從祀先公從順

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

盡故通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盜謂陽虎也家臣賤

名氏不見故曰盜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

弱衡案論語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孟子引而釋之曰陽貨欲

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由此推之陽虎時為大夫非季氏家臣也而此經書盜者非卿經不書名但他國之臣以地來奔者雖非卿亦書名重地也周室分器貴與地同虎不書名者蓋內外異詞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攻其門士皆

坐列言無鬪志曰顏高之弓六鈞顏高魯人三十

斤為鈞六鈞百八十斤古稱重故以為異強惠棟云坐

謂坐作列謂表正行列衡案觀下文所述魯軍無紀律甚則坐列謂安坐排列注云無鬪志是也古稱與晉稱同當周階以下三分之一六鈞雖非強弓亦未為弱魯兵孱弱故以為異強而傳觀之傳記之者見其不足用也通觀下文所載其意可見矣杜不知傳意所在求其說而不得乃云古稱重矣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

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子鉏齊人斃仆也衡案顏

引故與一偃且射子鉏中頰殪子鉏死衡案偃仰

既而轉身仰臥射顏息射人中眉顏息魯人退曰

我無勇吾志其目也以自矜鄭玄云志意所擬度也商書曰若射之有

志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猛魯人欲先歸其兄會

乃呼曰猛也殿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乃大呼詐

言猛在後為殿傳言魯無軍政二月己丑單子伐

穀城劉子伐儀栗討僭翩之黨穀城在河南縣西

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傳終王室

之亂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

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執樂祁在六年、獻子私謂子梁、獻子范鞅、子梁樂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溷樂祁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留待勿以子自代、樂祁歸卒于大行、大行晉東南山、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州晉地、為明年宋公使樂大心如晉、張本、公侵齊、攻廩丘之郛、郛郭也、主人焚衝、衝戰車、釋文、衝目容反、說文作輗、云陷陳車也、惠棟云、淮南子高誘注曰、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

以衝於敵城也、衝案、馬首前於轅端、轅端雖著大鐵、不可以衝城、即令長轅端出於馬首、城壁之堅、非獨轅所能破、說文云、陷陳車是也、或濡馬褐以救之、馬褐、馬衣、遂

毀之、毀郛、主人出師奔、攻郛人少、故遣後師走往

助之、正義、賈逵以為主人出、魯師奔走而卻退、言魯無戰備也、陸祭云、賈說是、其曰奔走卻退者、暫退耳、不謂戰敗而奔也、與陽虎之言、自不相妨、陽虎偽不見、丹猛者曰

猛在此必敗、陽州之役、猛先歸、言若在此必復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逐廩丘人、虎曰、盡客氣也、

言皆客氣、非勇、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苦越苦

夷、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欲自比僑如、夏齊

國、夏高張伐我西鄙、報上二侵、晉士鞅趙鞅荀寅

救我、救不書、齊師已去、未入竟、公會晉師于瓦范

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

羔、獻子士鞅也、簡子趙鞅也、中行文子荀寅也、禮

卿執羔、大夫執鴈、魯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也、

卿不書、禮不敵公、史略之、正義魯則同之、蓋命卿與大夫俱執鴈、於是方

始尚羔、令卿執之、記禮廢之久也、劉炫云、案宣元

羊、會晉師于柴林、伐鄭、杜云、趙盾稱師、取於師會、

故稱師、何知此非亦以師會故稱師、而云禮不敵

公、略稱師乎、衛案、卿執羔、禮有明文、魯人何不知

蓋魯人從禮、凡為卿者皆執羔、晉則唯正卿執羔、

魯人以其為霸主、遂棄禮從之、傳記禮所由廢耳、

非謂其復正也、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自瓦還、就

會師、劉說得之、衛地盟、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前年衛叛

晉屬齊、簡子意欲摧辱之、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

二子晉大夫、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尊者涖牛耳、主

次盟者、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涖牛耳、故請之、

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言衛小、可比晉

縣、不得從諸侯禮、將歆、涉佗按衛侯之手、及挽、按

擠也、血至挽、陸祭云、趙子常云、傳不言見血、杜說

言至挽、今案字書、按一作捥、持頭髮也、捥是捉持

之意、按義亦當然耳、衛案、說文、按推也、手後曰挽、

儀禮及史傳作擊、及挽、承將歆而言之、凡盟盛血

於盤、掬而歆之、衛侯將歆、涉佗推其手向盤、盤血

衛侯哉二人皆不知敵法故益出衛侯怒王孫賈

益謬而後儒多從其說可怪矣趨進賈衛大夫曰盟以信禮也信猶明也有如衛

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晉無禮不欲

受其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

郊大夫問故問不入故公以晉詬語之詬恥也且

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使改卜他公

子以嗣先君我從大夫所立顧炎武云寡人從焉言事之大夫

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

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為質於晉衛案翻宋經注本而

子下有厚字石經以下俱無靈公之子見於史傳者蒯聵公子郢公子起公子黔未聞有名厚者蓋

行文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

皆負羈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

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怒國人公以

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有期日公朝國人使

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

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

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衛案仲尼曰王孫賈治軍

旅此亦可以見其有方略矣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

報伊闕也桓公周卿士不書監師不親侵也六年

鄭伐周闕外晉為周報之遂侵衛討叛九月師侵

衛晉故也魯為晉討衛季寤季桓子之弟公鉏極

公彌曾孫桓子族子公山不狃費宰皆不得志於

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輒叔孫氏之庶子叔

仲志不得志於魯志叔孫帶之孫皆為國人所薄

衡案孫當作仲姑依今本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

寤更季氏代桓子以叔孫輒更叔孫氏代武叔己

更孟氏陽虎自代懿子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

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辛卯禘于僖公辛卯十

月二日不於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於僖

神故於僖廟行順祀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

之戒都車曰癸巳至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

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成宰公斂

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

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

辰為期處父期以兵救孟氏壬辰先癸巳一日陽

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越

陽虎從弟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咋暫也錢大

孟子今人乍見孺子趙岐訓乍為暫乍暫聲相近

疑傳注皆無口旁後人妄增梁履繩云咋字經典

罕見左傳果有此字五經文字何以不收也阮元

云咋謂石經初刻作乍後加口旁衡案咋杜訓暫

敢開口大聲其狀若
嚙骨然故言咋謂與
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

是繼之欲使林楚免己於難以繼其先人之良正義

言女今不良反以是殺我之事繼續之衡案是如是月是歲之是指上文所舉而言之此是字指上文良字故注云以繼其先人之良季孫命以以良繼祖故林楚對曰臣聞命後如疏說是詰責之安得言臣聞命後哉對曰臣聞命後後猶晚也陽虎為政魯

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

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

子曰往也言必往孟氏選園人之壯者三百人以

為公期築室於門外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故

偽築室於門外因得聚眾公期孟氏支子林楚怒

馬及衢而騁騁馳也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季

孫既得入乃閉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

公與武叔武叔叔孫不敢之子州仇也以伐孟氏

公歛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魯東城之北門與

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城內地名

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

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

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徵召也陽虎召季氏

於蒲圃將欲殺之今得脫必喜故言喜於召死案衡

上文林楚云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此徵死與彼同則喜於徵死不獨季孫故曰魯人也此

於文當言喜於免微死不言從者曰嘻速駕公斂

陽在嘻懼聲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畏陽虎陽

欲殺桓子欲因亂討季氏以強孟氏孟孫懼而歸

之不敢殺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子言季

寤辨猶周徧也徧告廟飲酒示無懼衡案辨徧通舍讀如舍奠

之舍季氏三廟故曰辨實爵釋於祖禰之前蓋以告別非飲酒也陽虎入于謹陽

關以叛叛不書略家臣鄭駟歛嗣子大叔為政歛

駟乞子子然也為明年殺鄧析張本

經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蔓卒無傳四年

盟臯鼬得寶玉大弓弓玉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為榮

失之足以為辱故重而書之六月葬鄭獻公無傳三

月而葬速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五氏晉地不書伐

者諱伐盟主以次告秦伯卒無傳不書名未同盟冬

葬秦哀公無傳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

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巢向

戌曾孫子明謂桐門右師出子明樂祁之子溷也

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也右師往到子明舍子明

逐使出門去劉用熙云子明蓋與右師同居古者同族居有東西官南北官出謂逐之

使出而別居也衡案喪服傳自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是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謂士子未

仕者樂大心仕為右師稱桐門古者使卿居城門之旁即以其門為稱魯有東門襄仲宋役人稱皇國父為澤門之哲皆是也大心稱桐門右師則其宅在桐門旁子明果與右師同居子明寄寓於右師之宅當自引去安能逐出之且二子雖同族皆已為卿有廟有寢又有從僕非復士子未仕者之比豈一宅所能容哉故杜以為右師到子明舍子明逐使出門去然亦未安竊謂此本忿言辭溢於意出謂出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忿其不逆往他邦耳

父喪因責其無同族之恩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己子明也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逐之在明年終叔孫昭子之言鄭駟歆殺鄧

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加猶益也棄不責其邪惡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詩邶風也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在彤管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詩鄘風也錄竿旄詩者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以一善存身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詩召南也召伯決

訟於蔽芾小棠之下，詩人思之，不伐其樹，芟草舍也，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傳言子然嗣大叔爲政，鄭所以衰弱，夏陽虎歸寶玉大弓，無益近用，而祇爲名，故歸之，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器用者謂物之成器，可爲人用者也，得用焉曰獲，謂用器物以有獲，若麟爲田獲，俘爲戰獲，六月伐陽關，討陽虎也，陽虎使焚萊門，陽關邑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三加兵於魯，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施氏魯大夫，

文子鮑國也，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至今七十四歲，於是文子蓋九十餘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大國晉也，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求自容，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己，故詐以東爲願，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鏤其

軸麻約而歸之，鏃刻也。欲絕追者。

衡案爾雅釋詁，鏃絕也。釋名同。

絕軸而麻約之，騁之必折，故杜云欲絕追者。蓋虎鏃軸所入轂處，故邑人不覺耳。馬宗璣謂鏃軸末

豈有不覺者哉。載蔥靈寢於其中而逃。蔥靈輜車

名，正義說文輜軒衣車也。前後有蔽，賈逵云蔥靈

蔥，可以觀望。蔥中豎木謂之靈，今人猶名二木為

靈子，其內容人卧，故得寢於其中而逃。衡案載裝

載也，謂裝載衣物於蔥靈，蔥靈即蔥擡之假借。擡

又作檣，說文云檣，問子謂縱橫構小木，以防出入

者，我俗謂之格子是也。寢於其中者，追而得之，囚

於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

氏其世有亂乎？受亂人故。秋齊侯伐晉，夷儀為衛

討也。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無存齊人

也。室之為取婦，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高

氏國氏齊貴族也，無存欲必有功，還取卿相之女。

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霑下。既入城，夷儀人不服，故

關死於門，屋霑下也。東郭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

故讓衆使後而已先登。衡案先登勇士之所志也，

登禮讓於衆，衆不敢進，然後先登，故曰讓登。下文

犂彌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承此讓字。蓋二子所

登，比他差易，故讓繼登者左右也。又曰：使登者絕

而後下，言己不欲專先登之功，使繼登者絕於壁

下，而後相偕下入城中，此亦讓之道也。彌欲奪先

登之功，書讓登，故以讓欺之耳。如杜說，下文皆不

可通。焦循讀讓為襄，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

下入城也。衡案二人所登稍易故讓而左右使繼登者易登登者既絕然後相偕入城彌

欲先入城故以此欺書。**書左彌先下**書從彌言左行彌遂自

先下亦讓也。衡案彌欺書先登耳杜以**書與王猛**

息戰訖共止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

今又難焉斂甲起欲擊猛衡案曩者之難謂先登當敵今又難焉欲與猛

關**矣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有靳靳車中馬也猛不**

敢與書爭言己從書如驂馬之隨靳也傳言齊師

和所以能克釋文或作如驂之有靳非惠棟云毛詩小戎云游環脅驅傳云游環靳環

也沈重曰靳者言無常處游在驂馬背上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猛蓋言靳所以輔驂非相

達也而相從也何仇難之有阮元云詩小戎釋文說文繫傳引並作如驂之有靳王引之云小戎沈

重音義引左傳云如驂之有靳鄭風大叔于田正義引此亦作如驂之有靳則是孔本原有有字與

沈重所引同不當改孔以從陸也衡案小戎釋文游在驂馬背上王引之依釋名改驂為服游環在

驂馬背上不能止其出釋名是也又據毛詩釋文正義以作有靳為是亦是也但不能定杜沈孔三

家之是非蓋未之思耳杜解靳為服馬直取之臆其謬不待論孔據說文為服馬當胷皮竊謂當胷

皮蓋所以屬勒牽車也故唯驂馬有之服約首於衡未必有當胷皮也即有之本與驂不相涉若取

驂首與服胷相並兩服上驤兩驂雁行在當時人皆知之當言如驂之於服而云如驂之有靳義不

可通孔說亦非唯毛傳最古解游環為靳環其義蓋傳自孔門而沈重釋之詳悉明白無復可疑者

但驂馬外轡當作內轡蓋轉寫訛耳猛意謂驂後於服而制於靳不能離服先進已從書亦猶此故

取以為喻耳翻宋經注本作有靳今從之**晉車千乘在中牟救夷儀也**

今熒陽有中牟縣迴遠疑非也馬宗璉云史記趙世家獻侯即位治

中牟、索隱曰：此趙中牟，在河北。正義曰：蕩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璉案：管子中篋篇曰：築五鹿，中牟、鄴，以衛諸夏。鄴、五鹿在元城。郡國志：鄴與元城俱屬魏郡。中牟與五鹿鄴相近，故張守節以蕩陰牟山當之。韓非外儲說篇：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是中牟在邯鄲左右之證。衛案：論語佛肸以中牟叛，佛肸趙氏之臣，是亦中牟在河北之一證。晉鄭皆有中牟，杜所引乃鄭中牟，失之遠矣。衛侯將如五氏，齊侯在五氏，將往助之，卜過之，龜焦，衛至五氏，道過中牟，畏晉，故卜龜焦兆不成，不可以行事也。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衛侯怒晉甚，不復顧卜，欲以身當五百乘，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

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城謂夷儀也。帥謂東郭書

正義：劉炫云：上伐夷儀，乃齊侯親兵，所陳東郭書之事，非是。將帥，杜何知帥謂東郭書？若東郭書為帥，則人無不識，何故云督饋而衣狸製？齊侯使視之，乃知夫子也。且書若為帥，被晉之破，何故君以為功而更為賞也？衛案：劉說是也。但褚師圃云：遇其帥又賤，則齊侯遣偏師攻夷儀，非親兵也。

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獲齊車五百乘。

事見哀十五年，齊侯致禱媚杏於衛，三邑皆齊西界，以荅謝衛意。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

臣從之，督饋而衣狸製，督白也。饋齒上下相值，製

襲也。惠棟云：傳遜曰：督白，督饋以巾髮，卑賤所服。此說非也。古者有冠無饋，秦漢以來始有其制。此傳饋字，說文引作饋，云齒相值也。故杜訓從之，古省，或以饋為饋，馬宗璉云：詩七月正義引服

度注云、狸製狸裘也、杜注本此、王引之曰、鄭石制字子服、制製古字通、製乃衣服之通稱、狸製為狸裘、兩製即為雨衣、連案、正義引哀二十七年傳、陳成子雨衣製杖戈云、文在秋上、製亦裘也、反不如杜注製雨衣為善、此傳言狸裘、因製言狸知之、陳成子兩而衣製、何亦斷為裘也、說苑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制、將以送之、仲遠將亦解為裘乎、於紵絺又何以說也、衛案、面白而齒相值、說其貌、衣狸裘、說其服、如此而後為善狀其人、若為白幘巾、髮則唯說其服、以狀敵兵、則可以狀我兵、則失之不審、傳蓋本諸韎韐之附注、疎矣、
公使視東郭書曰乃

夫子也吾賜子、既賜也、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
言彼與我若賓主相讓、旅俱進退、陸祭云、犁彌與東郭書讓

登、猶不相識、蓋是異國之人、新為齊臣者、故書謂之賓旅、猶后子日子干為羈矣、
乃賞犁

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敵無存

者、以五家免、給其五家、令常不供役事、
正義一人得之、則以

五家給所得者、令常不共國家役事、
乃得其尸、公三禭之、
禭、衣也、比

殯三加襚、深禮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犀軒、脚車、

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
停喪車以

盡哀也、
君方為位而哭、故挽喪者不敢立、衡案、命坐引者、

止、樞、哭之也、
親推之三、
齊侯自推喪車、輪三轉、

經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夏

公會齊侯于夾谷、
平故、公至自夾谷、無傳、晉趙鞅帥

師圍衛、齊人來歸鄆、
謹龜陰田、三邑皆汶陽田也、秦

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會夾谷、孔子相齊

人服義而歸魯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郕
 叔孫氏邑、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宋樂大
 心出奔曹、傳在前年春、書名罪其稱疾不適晉、宋公
 子地出奔陳、貪弄馬以距君命、書名罪之也、冬、齊侯
 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無傳、安甫地闕、叔孫州仇如
 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暨與也、宋公寵
 向魍不聽辰請、辰忿而將大臣出奔、虛請自忿、稱弟
 示首惡也、仲佗、石彊皆為國卿、不能匡君靜難、而為
 辰所牽帥出奔、稱名亦罪之也、

傳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夾

谷即祝其也、顧炎武云、夾谷在今萊蕪縣、按杜解

今淮安府之贛榆、遠非也、水經注、萊蕪縣曰、城在
 萊蕪谷、當路阻絕、兩山間道、由南北門、舊說曰、齊
 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禹
 貢所謂萊夷也、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
 侯、宣尼稱夷不亂華、是也、是則會於此地、故得有
 萊人、非召之東萊千里之地也、不可泥祝其之名、
 而遠求之、孔丘相、相會儀也、犁彌言於齊侯曰、孔

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
 萊人齊所滅萊夷也、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
 兵之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
 之、裔遠也、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
 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盟將告神、

犯之為不善衡案祥與災對善與惡對訓於德為祥為善不若訓吉之允也

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

去萊兵也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

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如此盟詛之禍

衡案載書載質諸鬼神之辭明神極之之類是也齊師以下乃相約之言故曰加於載書唯先載盟

辭故又曰有如此盟以此推之諸言有如日有孔如河有如先君者皆指質諸其神之辭益明

孔丘使茲無還揖對無還魯大夫曰而不反我汶陽

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須齊歸汶陽田乃當共

齊命於是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繫故

略不書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

吾子何不聞焉故舊典事既成矣會事成而又享

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犧象

酒器犧尊象尊也嘉樂鐘磬也饗而既具是棄禮

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

者言享不具禮穢薄若秕稗用秕稗君辱棄禮名

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

乃不果享孔子知齊侯懷詐故以禮距之齊人來

歸鄆謹道陰之田陽虎九年以此奔齊經文倒者

次魯事正善歸田之經在趙鞅圍衛之後與傳文

相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前年齊為衛伐晉夷

儀故伐衛以為報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邯鄲
 廣平縣也午晉邯鄲大夫寒氏即五氏也前年衛
 人助齊伐五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燿午衆宵散
 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
 中曰請報寒氏之役衛開門與午鬪涉佗曰夫子
 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
 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至其門下步行門左右
 然後立待如立木不動以示整衡案旦本或作且
 門作旦是也旦門焉先提其綱步左右以下詳序
 其狀言涉佗先至徐步左右其徒皆至而立如立
 木示無懼也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

曰由涉佗成何按衛侯手故於是執涉佗以求成
 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
 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言必見殺不得與人等詩曰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詩鄘風遄速
 也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藐
 叔孫氏之族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
 殺公南叔孫家臣武叔之黨衡案如杜注之成子
 嗣子之名也然公南
射之不能殺是之依然尚存也而下文不言其奔
 與死反云武叔既定既定云者其初立猶未定也
 公南蓋公若之黨故舉公若為郈宰二人權重而
 皆不說武叔故或諫立之或使賊射之又成子立
 武叔未久而卒此以其位久而始定也然則兩之
 字指武叔承上文欲立武叔而言非成子別有嗣

子名之者也、武叔不殺公南者、使賊射之、不知其為主使耳、或云杜注武叔疑公若之誤、公南

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

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武叔之圉人、吾以劍過朝

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

而授之、未則可殺也、偽為固陋不知禮者、以劍鋒

未授之、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見劍向己、

逆呵之、縛諸殺吳王、亦用劍刺之、遂殺公若、侯犯

以郈叛、犯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叛、叛而以圍告

廟、故書圍、衡案、圉人賤矣、而能殺公若、侯犯為馬正、掌郈兵馬、而反不能懼叔孫、為黨於

公若、故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

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工師掌工匠之官、曰

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

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揚水詩、唐風、卒章

四言曰、我聞有命、叔孫稽首、謝其受己命、駟赤謂

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無所服事、

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

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於郈中、詐為齊使言也、

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謂易其民

人、衡案、易、易地、易地出於犯意、故言侯犯、遷民則齊志也、故言齊人、言侯犯恐不能長有郈、將與

郈於齊、而取償於齊地、齊人恐郈民終貳於魯、將遷其民於內地、而實郈以他邑之民、此勢或所有、

故言此以懼之杜衆兇懼不欲遷衡案兇駟赤謂

侯犯曰衆言異矣不與始同子不如易於齊與其

死也猶是邠也而得紆焉何必此言以邠民易取

齊人與邠無異勝於守邠為叛人所殺衡案易上

于齊之易謂易地故下文言易地之利以懲之杜以易為易民人故注下文曰又將得齊地不知

人地相將得人必得地既得人後齊遷邠民耳杜

文齊人將遷邠民謂既易地之後齊遷邠民耳杜

既誤解上文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言非

徒得民又將得齊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

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邠將

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邠人大駭介侯犯

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偽為侯犯射邠人

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邠人許之駟

赤先如宿宿東平無鹽縣故宿國侯犯殿每出一

門邠人閉之閉其後門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

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誅責也羣臣懼死駟赤曰

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物識也赤還救侯

犯也侯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數甲以相付

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邠致其名

簿也為下武叔如齊傳宋公子地嬖遽富獵地宋

景公弟辰之兄也，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與富獵也。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魍欲之，向魍司馬桓魋也。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與魍也。地怒使其徒扶魍而奪之，魍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日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魍，亦有頗焉。子為君禮，禮辟君也，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廷欺也。釋文：廷求往反。又古沉反。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佗，仲幾子。彊，褚師段子。皆宋卿，衆之所望，故言國人。武叔聘于

齊，謝致郈也。經書辰奔在聘後者，從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以致郈德。叔孫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以猶為也。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經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蕭，宋邑，稱弟例在前年。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冬及鄭平，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叔還如鄭，蒞盟，還

叔詣曾孫釋文還音旋

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魘故也惡宋公寵不義以致國患冬及鄭平始叛晉也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曰始

經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無傳四年盟臯鼫夏葬薛襄公無傳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墮毀也患其險固故毀壞其城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彊孟繫子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秋大雩無傳書過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無傳結叛晉十有一月丙寅

朔日有食之無傳公至自黃無傳十有二月公圍成無傳國內而書至者成彊若列國興動大衆故出入皆告廟

傳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郊曹邑還滑羅殿羅衛大夫未出不退於列未出曹竟羅不退在

行列之後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素空也厲猛也言伐小國當如

畏者以誘致之衡案輕侮小敵敗之本也故杜云以誘致之然細繹羅意不欲空猛為名陸彛謂不欲虛當為殿之名仲由為季氏宰是也羅謀知無追兵故其言如此

仲由子路將墮三都三都費郈成也彊盛將為國

害故仲由欲毀之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
 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不狃費宰也輒
 不得志於叔孫氏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
 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至臺下仲尼命
 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魯大夫仲尼時為司寇
 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二子不狃
 叔孫輒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
 人必至于北門成在魯北竟故且成孟氏之保障
 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佯不知我將不墮
 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經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二君將使師伐
 晉次垂葭以為之援夏絜蛇淵囿無傳書不時也大
 蒐于比蒲無傳夏蒐非時衛公孟彊帥師伐曹無傳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書叛惡可知冬晉荀寅士
 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吉射士鞅子晉趙鞅歸于晉韓
 魏請而復之故曰歸書韓魏之疆猶列國
衡案韓魏請而復之
 故從國逆之例書曰歸若以韓魏之強猶列國從諸
 侯納之之例書曰歸是韓魏未分晉而仲尼進之為
 諸侯惡在其誅亂臣賊子哉杜此注害義最甚不
 可不辨國逆曰歸之說詳見於隱四年成十八年薛
 弑其君比無傳稱君君無道

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鄭氏垂葭改

名鄭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鄭亭。正義釋例曰：經書所改之名，則

傳以實明之，衡案經從時史之舊文所書，必是舊名，至丘明作傳時，其名或改，丘明恐後世不知其

地所在，故舉所改名以釋之，於義宜然，杜後曉釋例之非，故此亦以垂葭為舊名，以鄭氏為所改之

名是也，而孔固執釋例以反駁，使師伐晉，將濟河，劉規、噫亦甚矣，鄭本或作耶非。

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意茲齊大夫，銳師

伐河內，今河內汲郡，傳必數日，而後及絳，傳告晉

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齊召南云：自絳至河內，不

必三月，邴意茲不過言絳都整頓車馬，必淹滯多時，而後得出，三月言其久也。衡案出河謂濟河而

南，齊侯時次于河，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垂葭，故言出河。

唯邴意茲乘軒，以其言當，齊侯欲與衛侯乘，共載。

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

欲與衛侯乘，而難言之，故與之宴，而陰駕乘廣載甲，以備急卒乘之，使人詐告曰：晉師至矣，遂欺衛

侯，與之偕乘也，或告無晉師者，亦為齊侯所欺，為實聘晉師也，齊侯詐謀，以成同車之志，及上文斂

諸大夫之軒，皆同兒戲，故傳並書，以明其不能有為耳，詳味欲與衛侯乘，及使告二句，傳意自明，杜

云：傳言齊侯輕，是以齊侯為實聘晉師，蓋讀使為疎吏反也，然則所謂使者果誰之使也，義不可通，要之杜亦為

齊侯所欺耳。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以己車攝代衛車，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

乃止，傳言齊侯輕，所以不能成功，晉趙鞅謂邯鄲

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十年

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

著晉陽、晉陽趙鞅邑。馬宗璉云：趙有側室曰穿，正義引服虔注，穿別為邯鄲氏。

邯鄲午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

鄲。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常為是故與邯鄲親，而

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侵齊則

齊當來報，欲因懼齊而徙，則衛與邯鄲好不絕。乃

如之，而歸之于晉陽。欲如是謀而後歸衛貢。陸祭

如之者，與上十年使如之義同，蓋實侵齊而歸衛貢，非謂欲如是衡案，乃如之，侵齊而謀之也。而歸

之于晉陽者，衛時屬齊，待齊人來伐，將為恐衛貢應之之狀，而歸之于晉陽，此時猶未歸，故趙孟怒

之耳。上句序事，下句序意，故傳置趙孟怒召午而

而字以別之，杜陸各得其一矣。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趙鞅不察其謀，謂午不用命，故囚之，使

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涉賓午家臣，不肯說

劍入，欲謀叛，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

二三子唯所欲立，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

鄲人更立午宗親，遂殺午。趙穆涉賓以邯鄲叛，穆

趙午子。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

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壻父曰姻，荀寅子

娶吉射女，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作亂

攻趙鞅，董安子聞之，安于趙氏臣，告趙孟，曰：先備

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子曰：

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懼見攻，必傷害民，請以我

說趙孟不可、晉國若討、可殺我以自解、說秋七月

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官、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衡案、晉人圍之而不肯降、經所以書叛也。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

為亂於范氏、臯夷范氏側室子、梁嬰父嬖於知文

子、文子荀躒、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

相惡、簡子韓起孫不信也、中行文子荀寅也、魏襄

子亦與范昭子相惡、襄子魏舒孫曼多也、昭子士

吉射、故五子謀、五子范臯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

子、魏襄子、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

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

禍者死、載書在河、為盟書、沈之河、今三臣始禍、而

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

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

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高彊齊子尾之

子、昭十年奔魯、遂適晉、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

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三家知韓魏、可盡克

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

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

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經所以書趙鞅歸、十二

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傳錄晉衰亂、初衛

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欲令公臨其家退見史
鮪而告之史鮪史魚也 衡案本或無注末也 史鮪

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
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

鮪曰無害子臣可以免言能執臣禮富而能臣必
免於難上下同之言尊卑皆然成也驕其亡乎成

文子之子惠棟云世本日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
春秋作成阮元云凡人名多用成字唯此用成字字 富而不驕者鮮吾唯

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成必與焉與禍難
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成以其富也公叔成

又將去夫人之黨靈公夫人南子黨宋朝之徒夫
人愬之曰成將為亂為明年成來奔傳

經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成來奔衛趙陽出奔宋陽趙
厲孫書名者親富不親仁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

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祥歸夏衛北官結來奔亦
黨公叔成皆惡之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於越越國

也使罪人詐吳亂陳故從未陳之例書敗也檇李吳
郡嘉興縣南醉李城陳樹華云史記越世家正義引

當有檇當依此注作醉蓋醉李與檇李音同而字異故杜存疑云有醉李城耳 吳子光卒未
同盟而赴以名公會齊侯衛侯于牽魏郡黎陽縣東

北有率城、公至自會、無傳、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洮曹地、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無傳、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脤祭社之肉、盛以脤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衡案、說文、脤作禩、鄭注周禮地官掌屨之屨、其作脤者乃俗字也、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闕本監本、脤器之脤作屨、孟彊出奔鄭、彊書名、與蒯聵黨、罪之、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無傳、稱宋公之弟、例在十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無傳、會公于比蒲、來而不用朝禮、故曰會、城、首父及霄、無傳、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也、此年無冬、史闕文、

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終史魚之言、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告使討安于、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晉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知伯荀躒而後、趙氏

定祀安于於廟趙氏廟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
陳好二月楚滅頓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亡夏衛北
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吳伐越報五年越入吳
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越王允常子勾踐
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往
輒爲吳所禽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使罪人
三行屬劍於頸以劍注頸而辭曰二君有治治軍
旅臣奸旗鼓犯軍令不敵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
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
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姑浮越大夫闔廬傷將指

取其一履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履姑浮取之還卒
於陘去檇李七里釋經所以不書滅夫差使人立
於庭夫差闔廬嗣子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
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後三年哀元年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
上梁之間脾上梁間即牽謀救范中行氏也齊魯
叛晉故助范中行也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
襲晉二子晉大夫范中行氏之黨戰于絳中不克
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
會于洮范氏故也謀救范氏衛侯爲夫人南子召

宋朝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在宋呼
 之會于洮大子蒯聵獻孟子齊過宋野蒯聵衛靈
 公大子孟邑名也就會獻之故自衛行而過宋野
 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豸衛案艾如少艾之艾美好也豸豸豸也善淫史記始皇本紀夫為寄豸注云夫淫他室若寄豸之豬也故以喻宋朝耳大子
 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速大子家臣少
 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
 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見大子
 色變知其欲殺己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

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
 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
 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
 戕殘殺也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
 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使義可信
 不必信言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
 獲籍秦高彊二子黨范氏者終景王言籍父無後

馬宗璉云呂覽中行黃漆於黃籍秦高彊墨子無黃字是二子乃黨中行氏杜注二子黨范氏不若墨子呂覽足據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鄭助范氏
 故并敗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饕餮食郊牛牛死
 改卜牛無傳不言所食處舉死重也改卜禮也二月
 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無傳書
 過壬申公薨于高寢高寢官名不於路寢失其所鄭
 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蔭不果救故書次
 邾子來奔喪無傳諸侯奔喪非禮秋七月壬申妣氏
 卒定公夫人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傳九月滕子
 來會葬無傳諸侯會葬非禮也丁巳葬我君定公雨
 不克葬戊午日下吳乃克葬辛巳葬定妣辛巳十月
 三日有日無月冬城漆邾庶其邑正義莊二十八年傳曰凡邑有宗廟

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漆本邾邑不
 得有先君宗廟而稱城者釋例曰若邑有先君宗廟
 則雖小曰都尊其所居以大之也然則都而無廟固
 宜稱城城漆是也衡案都本王子封邑之稱見於周
 禮傳云都城之過百雉未必盡有先君之廟也然則
 大邑曰都邑有先君之廟雖小亦曰都傳各舉其一
 耳

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益子貢觀焉邾子
 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朝者之贄子
 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
 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
 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
 法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嘉事朝禮高

本傳轉錄
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爲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益歸、傳吳之入楚也、在四年、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俘取也、楚旣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亡、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以微知著、知之難者、子貢言語之士、今言而中、仲尼懼其易言、故抑之、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罕達子齧之子、老丘宋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事見哀十二年、齊侯衛侯次

于蘧、挈謀救宋也、秋七月壬申、嬖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赴同祔姑、夫人之禮、二者皆闕、故不曰夫人、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襄成也、雨而成事、若汲汲於欲葬、葬定嬖、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未葬、而夫人薨、煩於喪禮、不赴不祔、故不稱小君、臣子怠慢也、反哭於寢、故書葬、冬、城漆、書不時、告也、實以秋城、冬乃告廟、魯知其不時、故緩告、從而書之、以示譏、

